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傳 第四卷

孫行者收伏青獅精

那太子別了行者，往後宰門進，徑至正宮娘娘宮內。娘娘前亦四鼓得夢，正在思憶垂淚，心上十分疑惑。只見太子跪在面前。娘娘急忙挽起，道：「孩兒，你三年被父王阻絕，不得見面，今因何事進來？」太子道：「母親赦罪，孩兒敢講。」娘娘說：「子母間怎麼罪你，只管說來。」太子於是喝散宮人，問母親三年前與父親宮闈之事何如，三年後與父親宮闈之事何如。娘娘聽說，驚得魂飛魄散，道：「孩兒，我正在疑惑此事，你今聽我道來：三載之前溫又暖，三年之後冷如冰。」

枕邊切切將言問，他說身衰事不興。」

太子聞言，乃以父王托夢求救的事細說一番。娘娘亦曰：「我夜四鼓一夢，夢見你父親說，求甚麼唐僧救他。今果有此事，你急去請聖僧掃妖救父。」太子復以白玉珪與母，遂急至寶林寺中去請行者。只見行者在東廊下，搖搖擺擺耍子。太子近前，雙腳跪下，道：「此事果真，望師父急救一救。」行者聞言，挽起太子，辭別師父。叫八戒於是夜二更時分，同去後園井中取屍。

二人駕雲到園中芭蕉樹邊，聽得土地發語道：「此屍已三年，我將定額珠放在他口，故未損壞，只要一個下去馱起來。」行者聽完，叱退土地。八戒把嘴開土下井，馱得死屍上來，徑至寶林寺中。行者請師父吩咐八戒、沙僧看守死屍，他走太上老君宮中去求回生丹。

老君見他來到，道：「徒弟，謹看仙丹，那猴子又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偷你的，你有那回生丸，把幾（原缺「個」）丸送我。」老君道：「你要當飯吃，我一丸也沒有。」行者聽言，翻身就出。老君忙叫：「轉來，你這猴子手脚不穩，不如把丸送你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知得我手段，何不拿出來？我與你四六分分也強。」行者得了仙丹，笑辭而去。急到寶林寺中，以仙丹放入死屍口中，須臾，軋軋爬起，拜謝唐僧師徒。行者叫他仍作挑擔的僧人。

四五人離了寺中，行至烏雞國中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等在後，待我向前答話。」行者領眾等直至玉階前，那妖魔正在殿上，問：「是何方和尚，見孤怎麼不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大唐欽差僧人，往西天求經。我乃大邦天使，見你小國諸侯，理是如此，何言不跪！急換關文牒，多把盤費送我出門。」那妖半恨，且把寶象國文牒一看，只見牒上只有四個名字，今有五個人來，道：「你那行童必是拐來的，你好好供上姓名腳色，然後行牒。」行者向前道：「我那行童重耳聾口啞，我來代供。」行者道：

「供狀行童年且邁，耳聾聲啞家私壞。

祖居原是此間人，五載之前遭破敗。

天無雨，全齋戒，終南忽降全真怪。

呼風喚雨顯神通，然後暗將他命壞。

推下花園深井中，陰侵龍位人難解。

達吾來，功果大，起死回生轉世界。

要把道人受災殃，力扶真主接帝代。」

魔王聽罷，嚇得望空逃走。行者叫：「師父，請國王登位，指教他夫妻子母文武官僚相認。我去雲端捉妖。」八戒、沙僧一同助陣，三僧正把那妖圍住，忽然見文殊菩薩來到，叫：「行者莫傷他命。他是我坐下青獅，因烏雞國王有三年水星，青獅去索他三年，你今收了此功，我領他轉去。」言罷，那妖變了青獅，菩薩乘於背上回去。正是：

獅轉玉台山上去，寶蓮座下聽經文。

總是妖怪將人害，你是國王他是怪。

唐三藏收妖過黑河

卻說行者三人轉至朝中，見他君臣妻子相認已訖，師徒改換文書就行。那國王厚禮相謝，三藏堅辭不受，兩相拜別而去。

行將半月，又有一高山，山上有朵紅雲，直貫九霄，結聚一團火氣。行者一見，忙搗師父下馬，三人各執兵器圍住。那妖在雲中望見，說：「此僧人能識妖氣，莫若善計圖他。」遂變做一童子，吊在路傍，高叫：「師父救命！」三藏抬頭一看，見是個孩童，就叫八戒取他下來。行者止之不聽。那妖下樹，訴出千般苦楚，道：「我住在前面鬆潤坡紅家，因強人殺死父母，把我吊在此間。今得師父救下，銜環當報。只是我被強人打傷，不能行走。」三藏吩咐行者馱他。行者馱起怪物後行，道：「你這怪物，欲害我師父，說我不曉得。」那妖知行者識破機關，將身一縱，重有千斤。行者因他變重，把他攢將下來。怪物脫去元神，攢死一個假屍，向前去呼起一陣狂風，把三藏攢將去了。

行者急忙趕來，只見八戒、沙僧，不見師父，三人遍尋不見，關通當坊土地，細問妖怪出處。那山前山后土神皆來叩頭，報說：「此處叫做枯鬆潤，潤邊有一洞，叫做火雲洞，洞中有一魔王，是牛魔王的兒子，叫做紅孩兒。他有三昧真火，甚是利害。」行者聽說，喝退土神，吩咐沙僧看守行李，與八戒同進洞中去尋。

那小妖望見行者來到，慌忙報告魔王。那魔王吩咐小妖，推出五輪小車，排下五方，遂挺槍殺出。與行者戰經數合，八戒助陣，魔王走轉，把鼻子一捶，口中噴出火來，一時五輪車子烈火齊起。八戒道：「哥哥快走！少刻把老豬燒得囫圇，再加香料，盡他受用。」行者雖然避得火，亦有些怕煙，二人只得逃轉。沙僧見他二人敗轉，道：「二位哥哥先戰，小弟看得分明，那妖手段亦只平常；只是多了那火。大哥莫若借些水兵，剋倒他火，必能取勝。」行者依言，往東海借得水兵三百，又殺進洞去。兩下大戰之際，那妖又放出火來，水兵湧波傾浪，竟不能滅他的火。

行者又收轉眾兵，復令八戒去請觀音菩薩。不覺魔王在洞口，望見八戒，知他必是請觀音，遂變做一個假觀音，在海口等候。八戒不識真假，遂跪於座前，被他把索子捆了，吊轉本洞。行者見他去久不還，知他必是被妖捉獲，遂吩咐水兵皆散，他自己徑至落伽山，拜見菩薩，細陳其事。菩薩聞言，差木吒到李達天王庫內，借取三十六把天罡刀，呼行者拿著淨瓶，一同來到魔王洞口。菩薩叫行者去戰，引他到我跟前，自有發落。行者進洞去戰，菩薩把淨瓶化作一海，三十六把刀化作蓮花，菩薩坐於花上。那妖與行者交戰，行者假詐敗走，妖怪趕來，行者躲於菩薩背後。妖怪就把菩薩一刺，菩薩化作祥光，步入雲端。妖怪見他去了，乃走在蓮花朵上坐倒。菩薩解去蓮花，現出刀尖，妖怪當痛不過，情願摩頂受戒。菩薩遂與他剃頭去發，醫好刀口。妖怪反說菩薩是個掩樣法術，又輪槍望菩薩一刺。行者掣棒架住，菩薩就取出一個金箍一拋，遂變做五個，套在怪物身上，頭戴一個，四肢四個。菩薩將手按住行者金箍，念動咒語，緊得怪物地上亂滾。菩薩住口，怪物略略好些，又提槍來刺。菩薩見他心惡，把楊柳蘸一點甘露灑去，把怪物兩手合攏。那怪不得手開，方才納頭下拜。菩薩即令木吒送刀上天，令行者倒乾淨瓶，他帶童子三步一拜，拜轉落伽山。行者進洞，救出豬八戒與師父。

四眾又行一月，忽見一道黑水滔天，並無舟楫。師徒正在感歎，只見那傍有一小舟。沙僧向前高叫：「稍子渡人。」那稍子原是水妖變的，遂把小舟慢慢搖將近來。八戒見船小，就設一計，曰保他師父先過，叫行者、沙僧踏雲。三藏果與八戒先過。」船至中間，水怪呼起狂風，把小船沉了。行者望見妖氣騰騰，知是水怪害師父，急令沙僧去尋。沙僧尋至水怪門邊，見上寫著「洛水神

府」。細聽默契面吩咐小妖，蒸熟唐僧，去請二舅爺來上壽。行者忍不住心頭火起，掣起金箍棒進水，命沙僧打去。那妖拿起銅鞭相迎，二人戰到二十餘合。沙僧尋個破綻，引他上岸。水怪不趕，只叫：「快去請二舅爺來。」沙僧聽得，急上岸說與行者知道。（此處故事情節有不合情理處，大約是編書者抄襲、刪簡原書時不慎造成的。）

二人正在猜疑舅爺是何人，忽見黑河水神來拜大聖，速些救命。行者問：「你是何神？」水神道：「小神是洛水神府。客歲五月，西海來一水怪，甚是無狀，占了我水府，傷害我水族，望大聖救我一救！」行者道：「我也被他捉去師父、師弟，聽得他要請甚麼舅爺，不知舅爺是何人？」水神道：「西海龍王是他母舅。」行者聽言，叱退水神，就駕著舢鬥至西海。撞見一隻黑魚精，捧著一請帖，被行者打死黑魚，拿了帖子，徑入龍宮去。敖順龍王慌忙迎接，尊坐茶畢。行者道：「敖順，你知罪麼？」龍王道：「小龍沒有罪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縱外甥捉我師父蒸吃，還說沒有罪。請帖現在為證。」龍王聞言，驚得魂魄散亂，連忙跪下道：「那斯是吾舍妹第九個兒子，因妹夫行兩犯罪，被魏徵斬了。舍妹無處棲身，是小龍帶他到此。其餘八個盡皆良善，各鎮一方，只這斯龍，舊年才令去鎮黑河，不料他作惡無方，有犯大聖。希饒小龍之罪，即令小兒去拿他問罪。」行者聽完，挽起龍王道：「這等，亦不干你事，權且饒你。可急去收剿此賊，救我師父、師弟。」

敖順即差太子摩昂，同行者領水兵去捉。行者別了龍王，同摩昂來至黑河。那黑河龍見表兄帶水兵來洞，必非好事，就提銅鞭來鬥。兩下戰經數合，被摩昂捉倒，綁見大聖，放下唐僧、八戒。行者道：「你救出我師父、兄弟，此怪你帶轉父王問罪，我不殺他。」摩昂帶轉水兵不題。那黑河水神得坐本洞，深感大聖之恩，就將上流擋住，放乾下水，引唐僧師徒行過西岸。不知向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龍英雄今日畢，水神自此鎮黑波。
禪僧有教朝西域，徹地無波過此河。

唐三藏收妖過通天河

卻說師徒過了黑河，行至車遲國中。是國三五年前乾旱，國王召請僧道祈雨。後有三精，變做道士：一號虎力大仙，一號鹿力大仙，一號羊力大仙，祈求得雨。國正因寵愛道士，廢滅僧人。

唐三藏師徒正欲進城改換關文，忽有一和尚，見他師徒進城，止他莫進去，道：「此國輕僧重道，恐遭道士趕逐。」行者不聽，同師父、兄弟徑至國王殿前，只見國王與道士同坐。行者近前道：「我乃大唐僧人，往西天求經，特到你國，換過文牒。」國王聽說，已肯用印行文，那道士在傍說：「陛下，莫聽他誑言，豈有凡人能往西天，不可與他關文。」行者遂與道士爭辨。忽有荒旱表進，國王著退奏官，就要立壇求雨，說：「你二下不要爭辨，求得兩者為上，若國師求得，再加封贈；僧人求得，發牒加賞。」言畢，國師先登壇祈求，雨勢將臨，被行者喝退雨神，國師只得下壇。行者登壇，念動真語，一時大雨傾盆。國王正欲發文，被道士止住，道：「求雨不見手段，我要和他隔板猜枚，高台坐禪，若他贏得，方放他去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就與你鬥法。」兩下各顯神通，猜枚坐禪，道士皆鬥不過。虎力道：「我和你賭個頭首，各持寶刀，斬下頭來。」行者就拿寶刀先斬，被虎力差上神揭去，行者頸上就伸出一個頭來，依原如相。虎力亦斬下頭來，行者摘一毫毛，變做一隻黃犬，咬去道士斬下現頭，就生不出來，一時鮮血淋漓，變做個毛虎，一國居民駭視。

鹿力近前道：「我師兄該死，此屍被和尚化作虎形，我還尚與他割腸洗腸。」行者聽說，就將刀開腹中出腸肚，洗淨放腹中，皮又合抱如故。鹿力亦把腹開，被行者又拔一毫毛，變做老鷹抓去，一時就倒，變成一個白鹿死了。羊力慌忙近前道：「大哥先被黃犬咬去了頭，二哥被鷹抓去了腸，待我與他油鍋洗澡。」國王就令校尉燒起油鍋。行者縱身跳進鍋內，反覆沐浴已畢；羊力亦下鍋浴洗，念龍廣赦咒，油冷如水。行者知他有咒，即令火德神咒起郊火，把羊力燒死。眾校尉報知國王。國王哭道：「此你自己招非，實非聯罪。」行者上前道：「國王莫哭。此道士是三個獸精，只因你時運來到，還怕害你。今得我除了，實為大福，還要哭他怎的？」國王聽言，酬謝唐僧師徒，即付關文送行。

他師徒別了國王，行經幾月，又遇一道大河。河畔有一石碑，上寫「通天河」三大字，又有十個小字：「經過八百里，亙古少人行」。師徒又遇天晚，不能渡河，轉至一人家借宿，乃是車遲國元會縣陳清、陳登家中。陳清兄弟正做個預修已完，只見四眾進門，厚待齋飯。三藏承敬，問：「老丈，今設齋因著何事？」陳清垂淚答曰：「敝處通天河邊，有一靈感廟，每年要一童一女祭賽。今年輪到我家，我與舍弟老年娶妾，我生得一男，年方六歲，名喚陳關保；舍弟生得一女，年方五歲，名喚一稱金。要把我兒子與姪女去祭神道，故此大設預修，超度兒女。」師徒聞言，痛悼不已。行者道：「我救你也！」陳清道：「這怪甚是靈通，能識真假，就買別人童女也替不過，怎麼救得？」行者道：「叫你令郎、姪女出來我看，我與兄弟脫換他相，替你祭神罷。」陳清聞言，叫出童女。行者與八戒將身一縱，行者變做男童，八戒變做女童，連陳清亦不能辨。行者、八戒復轉原形，道：「變得象麼？」陳清兄弟道：「變得象！只怕師父不肯替。」行者道：「君子無戲言，豈有反悔。」陳清聽行者准諾，叫合家拜謝三藏師徒。行者叫他「藏了自己男女，把我二人照依往年，安排送入廟中，我自有區處。」言訖，二人變做童女。陳清把金盆盛著，叫家僮扛出去。陳家眾人備辦香紙，送入廟中，祈禱已畢，眾人散去。

行者起頭一看，不見神像，只見一個金字牌，上寫「李義大王靈位」。忽然陰風一陣，那妖走入廟來，盔甲戎裝，森嚴猛烈。近前就拿行者來吃。行者與八戒現出原身，各持兵器趕上。那妖不曾帶得刀劍，只是跑走。行者道：「我二人乃唐僧徒弟孫行者、豬八戒，你敢吃我！」妖怪聽得名字，慌忙跳下通天河中。行者道：「兄弟莫趕，且回陳家去歇。」陳老，三藏正在打聽消息，只見二人轉來，陳家連忙獻出齋飯，行者、八戒吃完，備以妖怪陳說一番。陳老聞言感謝，言罷，各已就寢。

那妖被二人趕逐，回到水宮，說此祭祀被他滅了，必竟要害他師父報仇。想他必渡過此河，就心生一計，發起寒風，大雪滾下，把通天河凍結，厚冰上可過人。那唐僧在陳家睡起，吃了早齋，聽說通天河凍結，辭別陳家，行至河邊，果見凍結。四眾一同過河，行至中間，妖撞開河面，三藏墜落水中。行者跳在雲端，八戒、沙僧撈起行李、白馬。行者按落雲頭，問：「八戒，師父撈得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不叫唐僧，叫做姓沉名到底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又是昨日那靈感妖怪攝去師父，我和你且把行李白馬寄在陳家，再來尋取。」三人轉至陳家，道及師父被難。陳家二老甚是驚恐。行者道：「老丈莫慌，此必是那怪嫌我滅他祭祀，故把我師父攝去。我行李白馬寄在你家。我等去捉了此妖，和你這裡絕斷此禍。」陳老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忙獻齋飯。三人吃完，各取兵器，徑去河邊尋師。不知怎麼救得，且看下回何如。正是：

誤踏層冰傷本性，大舟脫漏怎周全。
三徒同去尋消息，未知何日救師旋。

觀音、老君收伏妖魔

卻說行者三人別了陳老，至河邊尋師。八戒與沙僧下水，直至河底，見有一樓台，上寫「水龍第」。八戒知是妖怪居住，同沙僧殺進洞中。與那妖大戰數合，八戒知不取勝，與沙僧賣個破綻，走出岸去。那妖乘風趕出水面，被行者一棒，驚得怪物復入水中。八戒、沙僧再去索戰，只是閉門不出。行者知無計可施，徑去請觀音菩薩來降。

觀音見行者來請，遂提花籃偕行者同到通天河邊，以絲絛條著花籃，去下水中，念動真語，收起籃來，卻承得一屋鯉魚。行者細問原因。菩薩道：「此是我蓮花池中鯉魚，不知何日走出成精。我今將籃盛他轉去，你下去急救師父。」行者領命，救出師父。

忽見水面浮出一個老龜，實有四丈圍圍，高叫：「師父四眾，我渡你過河。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水怪，又來欺心！」老龜道：「我非妖怪，我得你逐去妖精，今得轉水龜第居住，深感你恩，故來渡楫。我若有虛情，此身就化做血水。」行者忙叫師父辭了陳家，叫兄弟收拾行李，承於龜背，渡過天河。三藏上岸，合掌稱謝。老龜道：「我不要謝，只要你替我問問如來，我何時脫得本殼，換得人身？」三藏允諾，老龜下水。

師徒又行不多時，又到一山。三藏在馬上，見那旁有庵觀寺院，叫行者去化齋飯。行者舉目一看，忙叫：「師父，那座殿宇有妖氣，必非人家。我去別處化來，你三眾在此坐下，切莫亂動。」行者去後，三人不聽他言，走在寺邊去看。八戒師父、沙僧在外，他進門去化齋。八戒進到屋內，不見一人，只見桌子上有三件織錦直裰。八戒拿將出來，道：「師父，裡面沒有一人，止遺下此三件直裰，被我拿來。」三藏叫八戒送去還他，八戒不聽，叫沙僧一同穿起，二人穿未完，就如繩捆一般，放聲大叫，早驚動魔王，被他把三人一齊捆了。遂化去屋宇，吩咐小妖，洗淨三人去蒸不題。

卻說行者化飯至原處，不見三眾，舉目一看，又不見那邊先前屋宇，知是那處必是妖怪，把他三人攝去。正是感歎，只見幾個土地跪在面前，高叫：「大聖爺爺，你師父、師弟被魔王捉去。」行者問是何妖。土地道：「此是金兜山，有一獨角兇大王，他神通廣大，你快去救他，少刻莫被他殺了。」大聖道：「我化得有齋飯，你眾神替我收下，等我救出師父，獻上與我。」行者言罷，掣棒尋至魔王洞口。那魔王望見行者來到，即拿長槍來殺。交戰數合，行者被魔王拋起一個白灼灼圈子，套去行者金棒。行者空手，只得跑轉。他思忖無計，走上天庭，借得若干天兵來戰，俱非兇魔王對手。

行者說：「靠人不濟，還要自己。」遂將身一變，變成一小蟲，走入兇魔洞巡看。尋著自己金棒，私自藏在耳朵。又聽得兇魔說道：「不怕天兵，只怕老君。」行者得之在心，星忙奔入老君宮中，陳及妖事。老君遍查官中，原來走下一頭青牛，帶去金剛圈子。老君星忙與行者同到金兜山，令行者與他索戰。戰至中間，老君念動真語，高叫：「畜生，還不轉家！」那怪聽得主人聲，還現出真形，被老君取了金剛圈，別了行者，乘牛而去。行者進洞，救出師父、師弟，四眾又行。忽路傍高叫：「聖僧吃齋。」不知是何人叫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心猿使盡千般計，屢救師父脫難中。
觀音提魚回海上，老君乘牛輓率宮。

昂日星官收蠍精

說表路傍叫者，乃金兜山土地，遞出行者先前所化的飯，與他師徒充飢。他四眾吃了，別卻土地，又趨步忙行。忽遇一道小河，有一女穉子撐渡。渡過西河，上岸已畢，三藏叫口渴，令八戒河邊取些清水止渴。八戒拿鉢盂去取，三藏吃了一半，餘者八戒吃乾。行不多路，二人腹中疼痛，行者知是誤吃涼水。只見路傍有一人家，四眾進去借宿，有一婆子出來接進。行者備以吃水得疾之事，與婆子說明。那婆子道：「我國乃是女人國，只要吃了子母河的水就懷胎。你今師父吃了，亦是有胎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等，怎麼解得？」婆子道：「正南街有一解陽山，有一窟泉水，可以解得。只是現今有一個如意真人管顧，去取泉者，要花紅表禮相換。」行者道：「多少路去？」婆子道：「三千里路。」行者聽說，叫沙僧取鉢盂同去。

一霎時，到了洞邊，果見有一道人。行者向前施禮，道：「我乃大唐僧人唐三藏徒弟孫悟空，因師父得疾，特來求些泉水醫療。」道人聽得，怒云：「你這廝無理！我乃牛魔王哥子，你前日趕逐我姪兒紅孩兒，正要尋你報仇，還要討甚麼泉水！」言罷，挺槍大戰。沙僧見他二人鏖戰，走在井邊，取了涼水，叫聲：「哥哥，泉水到手，莫與他戰。」道人聽得，心慌手亂，被行者一棒打倒在地。同沙僧送泉水轉至借宿人家，療好師父、八戒。

四眾又行，路走三四十里，早到西涼國中。三藏叫：「徒弟，落下館驛，進去改換關文。」四眾投下迎陽驛中。三藏與驛丞見畢，道：「我乃大唐僧人，往西天求經，今到你國改換關文，相煩驛官與我傳奏。」那驛丞聞言，見三藏生得標緻，遂進朝奏知女皇帝。女帝聽訖，就著當駕官賚彩球招婿贅三藏。行者見有此事，先對師父言曰：「聞女帝要招師父，莫若將計就計，只說肯成親事，但要改換關文，與徒弟往西天求經。關文到手，你說送我三人囑咐，送至城門，我使下定身法，把他眾人禁住，我等扶你上馬，可不兩全其美。」言未完，只見當駕官到。三藏接過絲鞭，師徒一同進朝。

女帝帶領多官出城，迎進殿上。三藏備以行者所言，對女帝詳說。女帝聞言甚喜，即著光祿寺排筵，差著行官用符印畢，將關文付與行者。女帝偃著三藏，同三徒赴宴已訖，三徒告行。唐僧對女帝說：「我要送小徒一程，囑咐些心事。」女帝道：「賤妾陪伴。」於是一國文武擁護女帝，送行者三人出城。行至城外，行者念起真語，把他眾人定住，搶過唐僧上馬。不曾行走，那傍閃出一女子，叫一聲：「三藏。」起一陣狂風，把三藏攝去。行者見師父攝去，解開定身咒，三眾駕雲尋覓。依著妖氣，趕至一塊大青石屏邊，上寫「毒敵山琵琶洞」。沙僧看守行李，行者、八戒打進洞去。

那妖正在調弄唐僧，忽見行者、八戒，遂挺三股鋼叉大戰。那怪放了甚麼倒馬毒，行者叫頭痛，八戒叫嘴痛，敗陣走轉。沙僧見二兄哀哀叫痛而轉，三人正困無策，忽然頭上一道光，行者見是菩薩，叫三人一齊跪下，雲及師父破難之事。菩薩道：「此妖是蠍子精，三股叉是他前腳，倒馬毒是他後腳，甚是利害。你去上界請昂日星官，方能降伏。」三人疋未起頭，菩薩化金光而去。

行者即去請昂日星官，請得星官一到，遂變做五六尺高的雄雞，立在石屏背後。行者進洞，引出那妖。二人戰至中間，被星官高啼一聲，那妖就現了本形；星官連叫三聲，那妖死得沒氣。行者又將一棒打爛，星官脫卻雞形昇天。行者救出師父又行，不知向後怎的，且聽下回如何。正是：

割斷塵緣離色相，推開金海悟禪心。
三藏若非元神定，怎得生命轉帝京。

孫行者被獼猴紊亂

話說師徒離了琵琶洞，行至一山，遇強人檔路，要討買命錢。被行者掣起金棒打死兩個，餘皆逃散。三藏痛罵「潑猴狠毒」，說辭他轉去。行者道：「我千磨百難，只是因你，緣何又要辭我？」長老聞言，忍怒又行。只見天色已晚，四眾同轉人家借宿。幸遇門首有一老者。三藏近前唱喏，哀求借宿。老者允諾，四眾同進。齋畢就寢，睡至五鼓。

原來此老有一兒子做強人，被行者逐散，此時聚伙回歸，高叫「開門」。老者起來開門，眾強人皆進，見有一白馬，忙問：「此馬是何人的？」老者說：「是大唐僧人的。」那強人聞言，大喜道：「那廝打死我頭目，今遭我手。」老者聽得此言，欲行方便，道：「列位且進後堂，莫驚醒他們。」眾人皆進後堂。老者叫醒四眾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子不才，業與賊人為友，今帶一伙強人回家，說要害你師徒，你四眾快走。」三藏聞言，道：「我不曾謝得長老，請問高姓，容後補報。」老者道：「我姓楊名善。你且莫問我，四眾快走！」於是師徒收拾出門。只見強人來尋，不見馬匹，星忙趕上，被行者掣起金棒，一頓打死。驚得三藏墜馬，連念緊箍咒，把行者緊得眼脹頭痛。行者連聲哀告，叫：「師父莫念！」三藏住口，罵：「潑猴！你快回去，莫作惡多端，明日誤壞我事。」行者哀告不去，三藏又要念咒，行者只得駕筋鬥而去。駐在雲端，道：「我得師父救命，一日不忍舍割，還要去見他。」又按落雲頭，跪在馬前。三藏又念咒語，行者只得走退，好行者！還不變心，又去洛伽山告訴菩薩，以三藏責己之事，逐一陳上。菩薩道：「你且住我台下，唐僧不日有難，少不得又來尋你。」

話分兩頭。卻說三藏趕去行路，肚中飢渴，令八戒去化齋飯。去得好久，不見回轉，又令沙僧去催。三藏一人坐在草坡，飢

渴焦燥。忽然響亮一聲，只見行者跪在路傍，遞上一杯涼水。三藏不吃，又念動咒語，被行者輪棒向背上一斫，三藏悶倒在地，把行李一手提去。八戒、沙僧轉來，見師父悶倒在地，二人慌忙救轉，扶往前村人家借歇。三藏說：「偶被行者打倒，拿去行李。」八戒、沙僧喝罵：「潑猴不良！」三藏道：「我與八戒權在此人家借住。叫沙僧去水簾洞，將好言和他取轉行李。」

沙僧領命，駕雲行至洞中，驀地進去。見行者打開包袱，取出關文細看。沙僧忍不住，叫了一聲：「師兄！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到此何干？」沙僧道：「師父令我來取行李。」行者道：「行李不還你。我今又尋得一個唐僧，我又有了兄弟，我明日起程，也去取經。你若不信，我請出師父你看。」果然後堂叫出三個：一個唐僧，一個八戒，一個沙僧。沙僧見自己假形，就掣寶杖打死，徑跑洛伽山來見菩薩。

去到菩薩台前，正欲告訴，又見行者在傍，就掣仗一打。行者斂身讓過。菩薩喝住悟淨，道：「有話但說，緣何動手？」沙僧跪下，一一訴出上項等事。菩薩道：「你莫屈他。悟空這幾日在我身傍，半刻未離。」行者聞得此言，就辭了菩薩，與沙僧同去水簾洞看。二人來到洞口，果見有一假的。兩下掣棒相持，沙僧不辨真假，無以助力。回見師父，把打師父的假行者詳說一遍，「後我就到觀音菩薩台下訴說，又遇真行者。我復與真行者同轉洞口，他二人真假相持，我不曾取得行李。」八戒聞說，知他二人必鬥出洞外，「待我趁風去拿行李。」遂駕雲而去不題。

卻說兩個行者，打至天宮、地府、觀音座前，眾神皆不能辨。後打至如來佛前，方被如來識出。適然觀音又到，仍言出此事。如來道：「此假行者，乃是十類外種，有四個妖猴，一名靈明石猴，一名赤尻馬猴，一名通臂猿猴，一名六耳彌猴。此變行者，正六耳彌猴也。」那妖聽說就走，被如來舉起鉢盂罩倒，除了此精，叫觀音送行者去見唐僧。須臾，菩薩帶行者到唐僧歇處，吩咐唐僧收留行者，復變金光而去。三藏正送菩薩，又見八戒拿行李回轉，道：「水簾洞果有一個假唐僧、假八戒，被我打死，拿轉行李。」言罷，四眾又行。不知向後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中道分離亂五行，降妖聚會合元明。
神歸心舍禪方定，六識祛降丹自成。

顯聖郎彌勒佛收妖

卻說四眾又行，忽至火燄山，師徒不能過去。幸有土神發語，指教大聖去翠雲山，與牛魔王借芭蕉扇來一搨，可以搨得此火。大聖道：「他被我逐去孩兒，怕他不肯。」土神曰：「魔王今不在家，你變做魔王去拐。」行者叱退土神，變做魔王，徑至翠雲洞，拐了芭蕉扇。不覺魔王抵家，聞得行者拐去扇子，星忙趕至中途，多得天神地祇相助，得了扇子，搨開火燄山，徑至祭賽國金光寺安下。

只見本寺塔下幾個僧人，身帶枷鎖叫苦。三藏審問原因，那僧人道：「我寺這個寶塔，常年放光，外國俱皆仰望，歷來進貢。不覺前三年，忽下一陣血雨，此塔無光，外邦不貢。我國君吃惱，說我僧人偷去寶貝，塔故不光，把我一寺僧人，俱已打死。只有我這幾人未死，常時打限取招。我等實不知來由，如何招得！」三藏聞言，令行者上塔去看。行者上至塔頂，只見有二妖精，被行者拿倒，帶下塔來，鞫問原因。那妖道：「我一個是黑魚精，一個鮎魚精，因亂石山碧波潭萬壽龍王招得一駙馬，先年遊行至此，大顯法力，下了一陣血雨，污了寶塔，偷了塔中舍利子佛寶，在龍宮放光取樂。他說不日齊天大聖至此尋寶，著我二人來打聽，不料遇著師父。」行者聽完，叫師父一同進朝，換過關文，說明此事。

四眾帶二精進朝，面見國王，先已倒換關文，然後將偷寶之事一一陳說。國王聞言甚悅，即時赦卻金光寺中僧人，又托行者、八戒去龍宮取寶。行者、八戒帶二個小妖，駕雲而去，行者至龍王門首，先把二妖割耳割鼻，放他進去通報。小妖報知龍王，駙馬領兵來戰。行者挺棒，八戒暗助。駙馬敗陣。走入龍宮。龍王披掛抵敵，被八戒一鉞築死。駙馬怒氣趕來，現出真形，乃是九頭飛禽。八戒引他上岸，二人大戰，適然撞著二郎出獵，行者忙叫助陣。被二郎一弓射死鳥精。行者謝了二郎，去龍宮取了寶貝，帶見祭賽國王，把寶還於塔上。

四眾領關文又行，過了八百里荊棘山。又遇一陣陰風，把三藏攝進石崖。有六個老者，二女子：一號十八公，乃松樹精；一號孤直公，乃柏樹精；一號凌空子，乃檜樹精；一號拂雲叟，乃竹竿精；一號赤身鬼，乃楓樹精；一號杏仙郎，乃杏樹精；二女乃丹桂、臘梅。把三藏昏迷了一夜，得行者、八戒尋至，將此樹精一齊打死，救醒三藏。

又行多月，遙望一座高山。三藏忙問行者，行者道：「象似雷音寺一股，只是又有妖氣，恐是妖怪變的。」三藏聞說雷音，就不顧妖怪，星忙策馬向前，八戒、沙僧後跟，行者止之不住。三藏到山邊，果見寺門上寫著「小雷音法堂」，果有佛祖。三藏同八戒、沙僧一齊跪下。只有行者曉得，掣起金棒，望妖佛一打。忽然跌下一鏡鉢，把行者罩倒。妖現本相，道：「此乃小西天，我是黃眉大王。」喝令小妖，把三眾捆了不題。

卻說行者被罩在鉢下，千方百計，不得外出，遂關動伽藍、揭諦，叫他上天求救。伽藍等神取得上界二十八宿來至，方救出行者，打開金鉢。驚動老妖挺槍來戰，眾天兵一齊對陣。老妖手段高強，腰間取出棉布拋起，把行者、天兵都包在布中。老妖收兵轉寺，將行者、天兵弔在樑上。被行者使個遁法，脫下己身，然後放了師父三眾、天兵眾神。不覺驚動老妖，領兵追趕，又拋起布來，被行者先見走脫，把天兵、師父又捆進寺去。那行者正因無策，忽見一道金光東來，彌勒佛祖親至，叫：「悟空莫憂，我來救你。此妖是我台下黃眉童子，偷去我的人種袋，故此善能裝人；又偷去我鏡子。你今去與他交戰，我化一所瓜園在此。你引他趕來，你遂變做一瓜，我摘你獻與（原作「他」）他吃，然後由你擺佈。」行者依言去戰，不知佛祖念了甚咒，那妖果一直趕來。行者變做一瓜，彌勒摘與妖吃。行者進他腹中，就翻攪起來。那妖疼倒在地。彌勒現了本形，取去布袋，得了金鉢，方叫行者出來。叱轉黃眉童子本形。行者深深拜謝，彌勒帶童子化金光而去。行者救出師父、師弟，放出天兵，兩下分別各去。不知幾時得見如來，且聽下回說話。正是：

無罪無牽逃難去，消災消瘴脫身行。只因聖朝求經卷，受盡幾多苦與刑。

三藏過朱紫、獅駝二國

話表四眾過了小雷音，來至一嶺，有三百里無路。乃是一條污穢坑土，名稀屎洞。忽遇大蟒攔路，被行者掣棒打死。八戒變出豬形，把嘴掉開穢物，引師父三眾過了稀屎洞。

行到朱紫國中，師徒進朝，倒換關文。正遇朱紫國王因折鳳得疾。行者採藥醫好，細問國王：「因何失去皇后？」國王道：「朕三年前與妃子在御園賞花，忽然昏迷，聞說甚麼賽太歲將妃攝去，因憂成此病。」行者聞言道：「我去拿此妖來，與你取轉皇后。」言未畢，駕雲而去，那國王驚駭不提。

卻說行者尋至麒麟山獬豸洞，高叫：「我是朱紫國來取太后娘娘！」那妖挺槍來戰，戰經幾合，腰間取出三個金鈴，一個出沙，一個出火，一個出煙。殺敗大聖，轉洞自歎道：「攝來朱紫國王的皇后，不知他身上怎麼盡是刺荔，未得諧半刻夫妻。今又差人來取，被我戰退，且放下金鈴，略睡片時。」不料行者敗陣不忿，變一個蒼蠅，飛在老妖背上，一句句聽得仔細。見他放下金鈴，昏迷睡著，遂變出原形，盜去金鈴。早驚醒老妖，躡足趕來。行者把他金鈴搖動，煙火沙齊發，老妖無處躲避。忽見觀音菩薩來救，高叫：「悟空住手。」行者慌忙跪接，菩薩道：「此妖是我座下金毛吼（原作「吼」），因看守神失職，走出為妖。今我喝轉他原形，你將金鈴掛在他頸下。」言畢，妖現真形，菩薩帶回南海。行者進洞，救出皇后。忽見張紫陽仙真來到，高叫悟空，

道：「皇后身上衣服是我的棕團，怕妖淫他，我故把貼在他身，變成刺荔。今他難星已滿，叫他脫下衣服還我。」兩下交付已訖，行者帶皇后還於朱紫國，以妖精、菩薩、仙真之事，說與國王。國王聽說，深欲厚酬謝。三藏師徒不受，只領關文又行。

四眾行了幾日，三藏道：「今日天晴，我自己去化齋吃，你等在此坐下。」眾徒不敢卻。他一人行至盤絲嶺，嶺下有一洞，洞邊有一濯垢泉。七怪正在浴水，望見三藏來到，遂把洞化作茅庵。三藏只說是人家，徑自進去化齋，被七怪放出絲繩，將三藏綁住，又去浴水。那行者、八戒正來尋師，卻見七怪在水浴洗，放衣服放在崖上。行者知是妖怪，變作老鷹在樹，聽得那妖道：「洗完去蒸和尚。」行者心中就惱，把他衣服一應抓去。八戒見行者抓去衣服，他就變一泥鰍下水，在那怪女陰口左衝右撞。七怪當癢痛不過，只得上岸，各跑轉洞中。吩咐七個蟲精，叫做蜜、螞、蠶、蟬、蝻、蠟、蜻七蟲，把守洞門，七怪逃入黃花觀。

這行者三眾來救師父，只見七蟲在門，被三眾打死，救出師父又行。卻走到黃花觀，只見有一道相迎。方才坐下，忽聽得後堂叫聲：「師兄。」道士進去，是七個女怪道：「此四個和尚，正是先前趕逐我的，望老兄念同窗之情，替我報這些仇也。」道士依言，即以毒藥獻茶內。適然行者出去放馬，把三藏、八戒、沙僧一齊毒倒。行者轉來，見害倒三眾，即掣金棒，把道士亂打。那些女怪又放絲繩，要捆行者。這行者摘七根毛，各變本相，執金棒把絲連攪，只見攪死七個蜘蛛。行者收上毫毛，將七個蜘蛛盡皆打死。那道士奮勇報仇，與行者大戰。早驚動十花洞篋籃婆，使一法術，降伏道士，卻是一條蜈蚣精。行者忙問：「助陣者誰？」篋籃答道：「我是昴日星官之妻，我是雞母王，故能伏此蜈蚣精。我有仙丹在此，你可救轉師父、師弟。」付丹已畢，遂駕雲而去。

行者救轉三人，燒了觀宇。師徒又行，已到獅駝國。原來此國君臣被三個妖魔吃了，占坐此國。他師徒不知，進城去改換關文，被魔王一齊綁倒，吩咐小妖蒸熟來吃。行者使一個縮身法子走脫，去西方拜見佛祖，詳說師父被難。如來聞言，領文殊、普賢同至獅駝國收妖，先令行者引戰。行者挺棒進城，那三妖合力殺出，被文殊、普賢念動咒語，收了青獅、白象，各跨坐下。如來收了大鵬金翅鵂。三妖既除，佛歸西天。行者救出師父、師弟，四眾躡步西行。不知向後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真經必得真人取，意緩心勞總是虛。
若非諸神相擁護，凡胎焉能得到西。

三藏歷盡諸難已滿

卻說唐僧師徒行至比尼國，聞說國王寵愛一新妃，縱色過度，元神消瘦，請得一真人煉丹，要孩兒心肝調藥，一國孩兒皆遭殃。三藏聞言垂淚。行者道：「師父莫哭。此道人必是妖精，我和你進朝去換關文，定要識破此事。」二人進朝，投下關文。只見國王、新妃同道人並坐，正要活取孩兒心肝。行者且不換關文，忙罵：「妖道無知，你惑君害民，罪孽何道！」將欲舉棒，那妖化陰風，把新妃一起攝去。國王忙問原因。行者道：「我是大唐僧人，到此改換關文。見你被二妖迷惑，我今識破計策，他化陰風而去。」國王道：「你既識妖，可捉得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立時就拿來。」言畢，遂駕勛鬥而去。

且不說一國君臣驚駭。只說行者隨陰風趕去，趕至草坡，與二妖大戰三合，被行者一棒打死，卻是一個白鹿精，一個白狐精。行者帶二精回見國王，國王又愧又喜，深感行者除妖救民，欲留師徒坐筵。三藏堅辭，換過關文又行。

不多日，投宿禪林寺。忽有一女怪，把三藏攝去。行者挺棒躡趕，趕至一洞，名曰陷空洞。那女怪忽跌下一個腰牌，被行者拾起，見上寫「李達天王幼女」。行者得了此牌，徑上寶德關見李達天王，責他閨門不緊，縱放幼女為妖。天王茫然不知，適哪吒言曰：「父王緣何忘覺？此妖是向日孩兒在陣上捉的金鼻白毛鼠，父王令孩兒莫殺，後以幼女呼之，此必是他在下界為妖。待孩兒同行者去收伏妖精。」言畢，二人即駕雲來至洞口。行者向前引戰，後被哪吒擒倒，解轉上界問罪。

行者救出師父，四眾日夜星馳，走過欽法國，又至隱霧山折岳連環洞。有一南山大王擋路，要拿三藏。被行者變做三藏，把三藏化作行者。魔王誤捉行者進洞，把他綁在樑上，忽然睡著。被行者寬了綁索，掣起金棒，打死老妖，乃是一個艾葉花皮豹子。一洞小妖俱被行者打死。

又保師父前行，到了天竺國鳳仙郡，安歇暴紗亭。忽被豹頭山虎口洞一妖，把行者三人兵器攝去。行者雖神通廣大，無了金棒，亦無措手。正在躊躇，忽見妙岩宮太乙救苦天尊叫：「悟空，我來救你也！」行者星忙哀告：「萬乞老仙一救。」天尊走至洞口，高叫：「金獅速現真形。」那妖聽得主公喝，慌忙現出真形，乃是九頭獅子。被天尊騎於胯下，取出三件兵器，付還行者兄弟。天尊跨獅昇天。三藏師徒離了鳳仙郡，過了玉華城，一路平安。

又到金平府慈雲寺住。正值正月十五日，本寺僧人留三藏觀燈。是夜同三徒與本寺僧人游至一橋，那橋名曰金燈橋，橋上有三盞大燈，其香異常。三藏問僧人曰：「此燈是誰人家的？」僧答曰：「此是居民良善，每年要三缸蘇油燃燈，今夜三更時分，佛祖來此受燈，其年大熟。」言未畢，一陣風響，眾人皆散。僧人邀三藏轉寺，道：「佛祖來也！」三藏道：「正要參佛，今夜他來，我豈避他。」三藏辭僧先轉，他與三徒在橋等著。只見三尊佛來，三藏星忙下拜。三佛將燈熄了，把三藏攝去。行者隨後趕上，遇著四值功曹，解有三羊。大聖罵道：「這野神不護師父，且來趕羊！」功曹道：「我解三羊，與你師父開泰。你今師父被青龍山玄英洞三個妖精，假充佛祖收燈，把你師父攝去，你去青龍山救師父莫遲。」行者聞言，叱退功曹。只見八戒、沙僧又到。三人打進洞去，只見三個牛精，帶一伙小牛亂跑殺來，又把八戒、沙僧捉去。行者見是牛精，必要本宿方能降伏，即去上界請得角木蛟、鬥木獬、奎木狼、井水犴四星，同至青龍山，與牛精大戰。牛戰不過，奔入西海。西海龍王敖廣，與太子摩昂，領水兵助戰，把三頭犀牛收服。行者謝了四星、龍王，救出師父。

行到布金寺借歇，吃齋已畢，夜同本寺一年尊長老在後堂坐下。三藏忽聞悲哭之聲，問僧曰：「何處有哀聲？」老僧叫退眾人，密與三藏語曰：「去年春月，不知何處來一女子，昏迷在我後堂。他說是天竺國王之女，被風攝至此間，叫小僧送他回去。小僧沒有力量，恐反招災禍，故把一間空房歇他，叫他裝做瘋疾，使我眾徒不敢犯他，我每日遞飯他吃。此事實難處決，老師大邦聖僧，明日進天竺國，望乞替我明白此事。」言畢就寢。

天明行到天竺國中。原來那國王舊年與皇后同公主在御園賞花，被一怪把公主攝去，變做一假公主，在朝一年。今知得唐僧到國，欲求元精，故屢奏國王，立彩樓於十字街頭，拋鞭招婿。適然師徒到國，倒換關文。那怪知得，一見三藏，就把絲繩拋入三藏袖中，吩咐眾宮人把三藏擁上金鑾殿。國王看三藏儀容俊拔，就令陰陽官贊班，叫三藏與公主同拜天地。行者見公主頭上有妖氣，知是精怪，念動真語，把眾文武定住，他上前扭住怪女，道：「你這潑妖！你欺瞞國王猶可，緣何又貪我師父元陽，照我金棒。」那怪脫下衣服，拿起砧杵，與行者交戰，被行者趕得無處逃躲。忽見嫦娥高叫：「悟空，饒他命！」行者道：「玉女因何救他？」嫦娥道：「此妖是我月中玉兔，因向日搗藥不精，被我貶他下凡，不料他偷我砧杵為妖。我今收他回去，你饒他命。」行者道：「玉女分上，我就饒他罷。」嫦娥喝轉玉兔原形，帶回月宮。行者轉見國王，叱退多官定身咒語，以玉兔事對國王詳說一遍，又云公主現在布金寺內，叫國王著車駕迎接進京。

且不說國王迎接公主。卻說三藏領過關文，離了天竺國，行到銅台府地靈縣，投宿一齋戒人家。姓寇名洪，一子寇梁，苦留三藏師徒久住。三藏記算行程，已離家十四年矣，豈肯久住。催促三徒，急離寇洪之家不提。

卻說一伙強人，是夜打劫寇家財物，打傷寇洪。其子寇梁進縣告被失狀，縣官差官兵同寇梁四鄉捕拿。不意三藏離了寇家，轉在一破廟住宿，忽聞強人說道：打劫寇家財物，來廟分贓。被行者打退強人，收起財物。三藏說：「我和你深沐寇家恩愛，可將此財物送轉他家。」言罷，四眾出門。只見官兵來至，寇梁見了財物，叫起捕兵，把唐僧四眾捉倒，不聽分辨，竟送縣官勘問。適然縣官迎接上司，且把唐僧師徒收監。

行者知到師父難星將滿，只有今夜一夜難星，他故不顯神通，陪師父同坐一夜。三更時分，吩咐眾土神去縣官面前與寇梁面前

托夢，說：「我師徒打退強人，送轉財物，反遭纏繞。叫他明日速速發放。」土神領命，二家托夢已訖。不覺天曉，縣官正要發放四僧，又見寇梁送進解狀，也要救出四僧。於是師徒脫難，徑上雷音。不知見佛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地闊能存兇惡事，天高不負善人心。
逍遙穩步如來佛，只到靈山極樂門。

三藏見佛求經

活表唐僧四眾脫難，來到佛地，勝境非常，經聲載道。三藏馬上舒懷。行者言曰：「師父，遇見假佛尚且下拜，至此怎不下馬！」三藏聞言，慌得翻身跳下。早見一仙童，迎入玉真觀，有許多仙真皆來相見。本觀安排茶飯，款待已畢。令仙童燒湯與聖僧沐浴淨身，天明上靈山參佛。三藏坐禪，等到天明，眾僧指引他師徒到了凌雲橋。只見一梢子撐著一隻無底船來接。行者知是佛祖替師父脫凡，他就先跳上船。三藏見船無底，不肯上去。行者叫八戒、沙僧，同挾師父上船。三藏方才上船，落在船底一過。行者慌忙扯起，三藏猶且報怨。行者道：「師父莫怨，此是佛祖替你脫凡胎。你不信，下流屍骸是何人的？」三藏舉目一看，正將垂淚，船已到岸。行者忙扶師父上岸已畢，船果不見。三藏於是歡悅。

四眾直至靈山上，到了雷音寺，四眾躬身而進。只見兩傍四金剛、八菩薩、三千揭諦，十八伽藍，如來坐在中堂。三藏帶三徒一一行禮已畢，呈上求經文牒。如來看完，開憐憫之口，言曰：「弟子聽言：你東土物廣人稠，多貪多殺，多淫多欺，不遵佛教，不向善緣，故皆墮落幽冥，變成物類。雖有孔丘仁義之教，怎奈（原作「曾分」）有放辟邪侈之徒，難超災孽。我有三藏真經，一藏說天，一藏說地，一藏度亡，共三十五部，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篇，誠修真之經，正善之門。」隨吩咐阿難、伽葉引唐僧師徒去經庫領經卷。不意阿、伽二尊者要唐僧討人事，三藏道：「沒有。」二尊者道：「白手怎能取經！」行者放聲道：「我與你見佛祖。」二尊者忙扯住，道：「我是戲言，你來領經。」三藏連忙向前接經，一卷一卷包裹停當，轉交二徒。

三藏轉至佛前及各菩薩，一一拜謝已畢，四眾登程回轉。幸那經庫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，見二尊者以假經付與唐僧，心甚不忍，忙差白雄尊者趕唐僧轉來，取過真經。他四眾未轉多路，只聽一陣香風，半空中一隻手來搶去馬上經卷。行者連忙趕上，只見經本落地，都是白紙。三藏啼哭不已，行者道：「師父莫哭。此必是阿、伽二尊者未得人事，故以假經誑我，此搶經者必是何神指教我等，轉去見佛祖。」

四眾一齊轉至佛前，詳陳二尊者付假經之故。如來道：「經果不非傳，經果不非付。待我與二神說過，叫他付你真經。」三藏得了真經，師徒拜辭如來，方轉出寺門。

觀音合掌與佛祖言曰：「當日世尊命弟子往東土尋取經人，限五千零四十日要真經到東土。今他走了一十四年，算來只少八日，他步行怎生得到？望我佛祖賜他步雲轉國，方不過限。」如來聞言，即命部下金剛駕雲送他轉京，交付經文，領他四眾復轉西天。金剛領法旨出門，高叫：「取經僧人，我領如來法旨，引你回東土。」三藏聞言，依著金剛，行了一步，在雲端徑回東土。但不知回東土怎麼出脫真經，再看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見性明心參佛祖，功完行滿即飛升。
來時凡骨凡胎重，回去身輕腳亦輕。

唐三藏取經團圓

卻說金剛送聖僧去後，那揭諦、功曹見觀音菩薩，言曰：「向日我等承法旨，暗護唐僧取經。今功成完滿，將他災難簿呈還菩薩。」菩薩看簿，見路走十萬八千，難逢八十次，還有一難未滿。即忙吩咐功曹、揭諦，去叫金剛，把他放在通天河西，再難他一回，又駕雲送他回京。功曹、揭諦領命前去，與金剛言畢上項等事。

忽然三藏師徒墮落通天河西。四眾駭然。行者道：「來時得老鼃渡過，正在此河邊。」言未畢，只見老鼃叫：「師父，我來渡你。」他師徒仍舊踏上老鼃背上，將到東岸，老鼃問曰：「師父，替我問如來壽數麼？」三藏茫然無對。老鼃知他未問，就將身沉下水去。原來他徒弟白馬，俱能浮水，只有三藏，如今亦脫見胎，被八戒一手挽住，只是濕了經卷。他師徒取在石上一曬，不覺經尾沾破，至今《本行經》不全，職此故也。三藏哀歎，行者解曰：「師父莫憂，此正造化忌全之說也。」言畢，只見金剛又來，駕雲送他師徒東行。

豈知太宗自唐僧去後，在西安關外建一座望經樓。太宗正出朝登樓，忽見三藏師徒正到。金剛道：「汝等下界，待我在雲端等汝，復回西天。」言畢，四人從空而下。多官報知：「陛下，聖僧回也。」太宗親自下樓迎接，乘龍車同三藏進朝。太宗坐殿，唐僧師徒跪在丹墀。帝問曰：「此三人何也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路上收的徒弟。」朝拜已畢，太宗賜唐僧坐下，問：「有經卷麼？」三藏令三徒取出經卷來獻。三藏接過，遞與太宗。太宗見此經毫光燦爛，甚是歡喜，又見他三徒相貌異常，問：「此三僧何處人氏？」三藏曰：「大徒弟姓孫名悟空，二徒弟姓豬名悟能，三徒弟姓沙名悟淨，此白馬乃西海龍王之子小龍是也。小僧在路，多得三徒法力，多謝此馬勞苦，多得三界四府神人扶持，路走十萬八千，災逢八十一回，時光度過十有四載，方能取得這三十五部真經。」太宗聞言，驚駭稱謝，令光祿寺開筵款待四眾，親遞御酒三杯。

宴罷，唐僧帶三徒回轉洪福寺，參謝當時師父諸佛。行禮未畢，忽聞太宗宣四眾到雁塔寺看經。他師徒才至雁塔寺中，只見太宗帶多官在寺等候。三藏一到，命各寺僧人抄出經文，原本付御庫收藏。唐僧正將開壇誦經，聽得金剛催轉西天。於是師徒四眾連白馬一齊登雲而上。太宗與多官望空拜謝。

且不說太宗另召僧人，再做水陸大會。且說金剛領他師徒回轉西天，參見如來，將法旨金粟銷繳。如來叫唐僧近前受職：「汝原是我二徒弟，名喚金蟬子。因汝不聽講法，貶汝轉生東土，令汝取經，普化世人。今成功果，升汝為旃檀功德佛。孫悟空忠心救師，升為鬥勝佛。豬悟能挑擔有功，升為淨壇使者。沙悟淨看馬有功，升為金身羅漢。白馬駝負聖經有功，升為八部天龍馬。」四眾、白馬謝恩退班。誰有白馬起身，即鬆去毛皮，變成金龍，繞在佛堂柱。自是我五眾皈依正果，位入仙班。後有欽遵佛教者。

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。
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
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。
同生極樂國，惟報此一身。

附錄：夢斬涇河龍

《永樂大典》第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韻夢字類

《西遊記》長安城西南上，有一條河，喚作涇河。貞觀十三年，河邊有兩個漁翁，一個喚張梢，一個喚李定。張梢與李定道：「長安西門裡，有個卦鋪，喚神言山人。我每日與那先生鯉魚一尾，他便指教下網方位，依隨著百下百著。」李定曰：「我來日也問先生則個。」這二人正說之間，怎想水裡有個巡水夜叉，聽得二人所言，「我報與龍王去。」

龍王正喚做涇河龍，此時正在水晶宮正面而坐。忽然夜叉來到，言曰：「岸邊有二人，卻是漁翁，說西門裡有一賣卦先生，能

知河中之事。若依著他算，打盡河中水族。」龍王聞之大怒，扮作白農秀士，入城中。見一道布額，寫道：「神翁袁守成於斯講命」。老龍見之，就對先生坐了，乃作百端磨問，難道先生，問何日下雨。先生曰：「來日辰時布雲，午時升雷，未時下雨，申時雨足。」老龍問：「下多少？」先生曰：「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。」龍笑道：「未必都由你說。」先生曰：「來日不下雨，到了時甘罰五十兩銀。」龍道：「好，如此來日卻得斷見。」辭退，直回水晶宮。須臾，一個黃巾力士上言曰：「玉帝聖旨道：你是八河都總涇河龍，教來日辰時布雲，午時升雷，未時下雨，申時雨足。」力士隨去。老龍言：「不想都應著先生謬說。到了時辰，少下些雨便是，向先生要了罰錢。」次日，申時布雲，酉時降雨二尺。

第三日，老龍又變為秀士，入長安卦鋪，向先生道：「你卦不靈，快把五十兩根來。」先生曰：「我本算術無差，卻被你改了天條，錯下了雨也。你本非人，自是夜來降雨的龍。瞞得眾人，瞞不得我。」老龍當時大怒，對先生變出真相，霎時間：

黃河摧兩岸，華嶽振三峰。

威雄驚萬里，風雨噴長空。

那時走盡眾人，唯有袁守成巍然不動。老龍欲向前傷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吾不懼死。你違了天條，刻減了甘雨，你命在須臾，剛龍台上難免一刀。」龍乃大驚悔過，復變為秀士，跪下告先生道：「果如此呵！卻望先生明說與我因由。」守成曰：「來日你死，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你。」龍曰：「先生救咱。」守成曰：「你若要不死，除非見得唐王，與魏丞相行說勸救時節，或可免災。」老龍感謝，拜辭先生回也。

玉帝差魏徵斬龍天色已晚，唐王宮中睡思半酣，神魂出殿，步月閒行。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雲落地，降下一個老龍，當前跪拜。唐王驚怖曰：「為何？」龍曰：「只因夜來錯降芒雨，違了天條，臣該死也。我王是真龍，臣是假龍，真龍必可救假龍。」唐王曰：「吾怎救你？」龍曰：「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罪。」唐王曰：「事若干魏徵，須救你無事。」龍拜謝去了。天子覺來，卻是一夢。

次日設朝，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，曰：「夜來朕得一夢，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：因錯行了雨，違了天條，該丞相魏徵斷罪。朕許救之。朕欲今日於後宮裡宣丞相與朕下棋一日，須直到晚乃出，此龍必可免災。」敬德曰：「所言是矣。」乃宣魏徵至。帝曰：「召卿無事，聯欲與卿下棋一日。」唐王故遲延下著，將近午，忽然魏相閉目籠睛，寂然不動。至未時卻醒。帝曰：「卿為何？」魏徵曰：「臣暗風疾發，陛下恕臣不敬之罪。」又對帝下棋。

未至三著，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。帝問何為，近臣所奏：「千步廊南，十字街頭，雲端吊下一隻龍頭來，因此百姓喧鬧。」帝問魏徵曰：「怎生來？」魏徵曰：「陛下不問，臣不敢言。涇河龍違天獲罪，奉玉帝聖旨，令臣斬之。臣若不從，臣罪與龍無異矣。臣適來合眼一霎，斬了此龍。」正喚作魏徵夢斬涇河龍。唐皇曰：「本欲救之，豈期有此。」遂罷棋。